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八

三五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王爾熙

謄錄監生臣陳觀龍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三

無賴一

劉誠之

宗玄成

孟神爽

飛騎席人

韓令珪

李宏

長孫昕

張易之兄弟

劉懷恩

宋之慈

張幹等

彭先覺

張德

士子吞舍利

劉子振

荊州鬻劉者

劉誠之

唐天授年彭城劉誠之粗險不調高言庠語凌上忽下
恐嚇財物口無闕鑰妄說妖災從萬年縣尉常彥璋索
錢一百千云我是劉果毅當與富貴彥璋進狀告之上
令二給使先入彥璋房中下簾坐牕下聽之有頃誠之
及盧千仞至於廳上坐談話彥璋引之說國家長短無
所忌諱給使一一紙筆抄之以進上怒令金吾捕捉親

問之具承遂腰斬誠之千仞處絞授彥瑋侍御史

出朝野僉

哉

宗玄成

唐老三衛宗玄成邢州南和人祖齊黃門侍郎玄成性粗猛稟氣尤豪凌轢鄉村橫行州縣紀王為邢州刺史玄成與之抗行李備為南和令聞之每降階引接分庭抗禮務在招延養成其惡屬河朔失稔開倉賑給玄成依勢作威鄉墅強乞粟一石備與客對不命玄成乃門

外揚聲奮背直入備集門內典正一百餘人舉牒推窮
強乞是實初令項上著錄後却錄上著初文案既周且
決六十杖下氣絕無敢言者

出朝野
僉載

孟神爽

孟神爽揚州人稟性狼戾執心鴆毒巡市索物應聲即
來入邸須錢隨口而至長史縣令高揖待之丞尉判司
領之而已張潛為揚州刺史聞其暴亂遣江都縣令店
上捉來拖入府門高聲唱速付法曹李廣業推鞠密事

並虛淮敕決百杖下卒

出朝野
僉載

飛騎席人

則天之廢廬陵也飛騎十餘人於客戶坊同飲有一人曰早知今日無功賞不如扶豎廬陵席上一人起出北門進狀告之席未散並擒送羽林鞠問皆實告者授五品言者斬自餘知反不告坐絞

出朝野
僉載

韓令珪

周令史韓令珪耐羞耻厚貌強梁王公貴人皆呼次第

平生未面亦強干之曾選於陸元方下引銓時舍人王
勳奪情與陸同廳而坐珪佯驚曰未見王五勳便降階
憫然令珪嘔眉感刺相慰而去陸與王有舊對面留住
問勳是誰莫之識也後嚇人事敗於朝堂決杖遙呼河
內王曰大哥何不相救懿宗目之曰我不識汝催杖苦

鞭杖下取死

出朝野
僉載

李宏

唐李宏汴州浚儀人也兇悖無賴狼戾不仁每高鞍壯

馬巡坊歷店嚇庸調租船網典動盈數百貫強貸商人
巨萬竟無一還商旅驚波行網側胆任正理為汴州刺
史上十餘日遣手力捉來責情決六十杖下而死工商
客生酣飲相歡遠近聞之莫不稱快

出朝野
僉載

長孫昕

唐長孫昕皇后之妹夫與妻表兄楊仙玉乘馬二十餘
騎並列瓜擲於街中行御史大夫李傑在坊內參姨母
僮僕在門外昕與仙郎使奴打傑左右傑出來併波按

頓須臾金吾及萬元縣官並到送縣禁之昕妻父王開府將二百萬騎劫昕等去傑與金吾萬年以狀聞上奉敕斷昕殺積杖至數百而卒

出朝野僉載

張易之兄弟

張易之兄弟驕貴強奪莊宅奴婢姬妾不可勝數昌儀於萬年縣街內行逢一女人壻抱兒相逐昌儀馬鞭撥其頭巾女婦罵之昌儀顧謂奴曰橫馱將來壻投匭三四狀並不出昌儀捉送萬年縣誣以他罪決死之昌儀

常謂人曰丈夫當如此今時千人推我不能倒及其敗也萬人擊我不能起俄而事敗兄弟俱斬

出朝野
僉載

權懷恩

唐邢州刺史權懷恩無賴除洛州長史州差參軍劉犬子迎至懷州路次拜懷恩突過不與語步趁二百餘步亦不遣乘馬犬子覺不似乃自上馬馳之至州令脫靴訖謂曰洛州幾箇參軍對曰正員六人員外一人懷恩曰何得有員外對曰餘一員遣為長史脫靴懷恩驚曰

君誰家兒對曰阿父為僕射懷恩撫然而去僕射劉仁軌謂曰公草裏刺史至神州不可以造次參軍雖卑微豈可令脫靴耶懷恩慙請假不復出旬日為益州刺史

出朝野
僉載

宋之愆

唐洛陽丞宋之愆太常主簿之問弟羅織殺駙馬王同皎初之愆諂附張易之兄弟出為兗州司倉遂亡而歸王同皎匿之於小房同皎慷慨之士也愆逆韋與武三思

亂國與一二所見言之每至切齒之愆於簾下竊聽之
遣姪曇上書告之以希韋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誅
同皎之黨兄弟並授五品官之愆為光祿丞之間為鴻
臚丞曇為尚衣奉御天下怨之皆相謂曰之間等緋衫
王同皎血染也誅逆韋之後之愆等長流嶺南客謂浮
休子曰來俊臣之徒如何對曰昔有獅子王於深山獲
一豺將食之豺曰請為王送二鹿以自贖獅子王喜周
年之後無可送王曰汝殺衆生亦已多今次到汝汝其

圖之豺默然無應遂齧殺之俊臣之輩何異豺也

出朝野僉

載

張幹等

上都市肆惡少率髡而膚劊備衆物形狀恃諸軍張拳
強劫至有以蛇售酒捉羊甲擊人者京兆尹薛元賞上
三日令里長潛捕約三十餘人悉杖棄屍於市市人有
點青者皆炙滅之時大寧坊力者張幹劊左膊曰生不
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又有王力奴以錢五

千名劊工于胸腹為山亭院池樹草木鳥獸無不悉具
細若設色公悉杖殺之又賊趙武建劊一百六處番印
盤鵲等右膊刺言野雞灘頭宿朝朝被鵲捎忽驚飛入
水留命到今朝又高陵縣捉得鏤身者宋元素劊七十
一處刺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貧千金不惜結交親及
至栖惶覓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右膊上劊瓠蘆上劊
出人首如傀儡戲有郭公者縣吏不解問之言胡蘆精

也

出酉陽
雜俎

彭先覺

周御史彭先覺無面目如意年中斷屠極急先覺知巡
事定鼎門草車翻得兩羖羊門卒告御史先覺進狀奏
請合宮尉劉緬專當屠不覺察決一頓杖肉付南衙官
人食緬惶恐縫新禪待罪明日則天批曰御史彭先覺
奏決劉緬不須其肉乞緬喫却舉朝稱快先覺於是乎

慙

出朝野
僉載

張德

周長壽中斷屠極切左拾遺張德妻誕一男私宰一口
羊宴客其日命諸遺補杜肅私囊一餽肉進狀告之至
明日在朝前則天謂張德曰卿妻誕一男大喜德拜
謝則天又謂曰然何處得肉德叩頭稱死罪則天曰朕
斷屠吉凶不預卿命客亦須擇交無賴之人不須共聚
集出肅狀以示之肅流汗浹背舉朝唾其面

閱

士子吞舍利

唐洛中頃年有僧以數粒所謂舍利者貯於瑠璃器中

晝夜香火檀越之禮日無虛焉有士子迫於寒餒因請僧願得舍利掌而觀之僧遂出瓶授與遽即吞之僧惶駭如狂復慮聞之於外士子曰與吾幾錢當服藥出之僧喜聞遂贈二百緡乃服巴豆下瀉僧洗濯而收之出尚

書故事

劉子振

劉子振蒲人頗富厚業而不知大體尤好凌轢同道詆訐公卿不耻干索州縣稍不如意立致寒暑以至就試

明庭稠人廣衆罕有與立談者劉允章知舉歲患舉子
納卷繁多榜云納卷不得過三卷子振納四十軸因之
大掇凶譽

荊州鬻劄者

荊州貞元中市中有鬻劄者有印上簇針為衆物狀如
蟾蜍鳥獸隨人所欲一印之刷以石墨瘡愈後細於隨

永印

出酉陽
雜俎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四

無賴二

南荒人娶婦 趙高

韋少卿

葛清

三王子

樂從訓

張從晦

李仁矩

李罕之

韓伸

李令

孟弘微

僧鸞

路德延

蕭希甫

南荒人娶婦

南荒之人娶婦或有喜他室之女者率少年持刀挺往趨虛路以偵之候其過即擒縛擁歸為妻間一二月復與妻偕首罪於妻之父兄常俗謂縛婦女壻非有父母喪不復歸其家

出投荒
雜錄

趙高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鬪嘗入獄滿背鏤毗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恃此為坊市害左右言

於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棒題徑三寸叱杖家
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死經旬日但袒而歷門乞
修理破功德錢

出酉陽
雜俎

韋少卿

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劄青其
叔父嘗令解衣視之胸上劄一樹樹杪烏集數十其下
懸鏡其鼻繫有人止於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
叔曾讀張燕公詩否挽鏡寒鴉集也

出酉陽
雜俎

葛清

荊州街子葛清自頸已下遍劄白居易詩段成式嘗
與荊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記反手指
其劄處至不是花中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叢黃
夾纈窠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掛纈纈窠勝絕細凡劄
三十餘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為白舍人行詩圖也

出酉陽雜俎

組

三王子

楊虞卿為京兆尹時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
圖劊體無完膚前後合抵死數四皆匿軍以免會有過
楊令所由數人捕獲閉關杖殺之判云刺劊四肢口稱
王子何須訊問便合當辜

出酉陽
雜俎

樂從訓

王鐸落都統除滑州節度尋罷鎮以河北安靜於楊全
攻有舊遊地浮陽與其幕客從行皆朝中士子及過魏
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從容侍姬有輦下昇

平之故態彥禎有子曰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妾以問其父之幕客李山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勸從訓圖之伺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其橐裝姬僕而還賓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殺却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兇誕也如此彥禎父子尋為亂軍所殺

出北夢瑣言

張從晦

梁祖圖伯之初壽州刺史江彥溫以郡歸我乃遣親吏

張從晦勞其勤而從晦無賴酣酒有飲徒何藏燿者與之偕甚昵狎從晦致命於郡彥溫大張樂晦不至乃與藏燿食於主將家彥溫果疑恐曰汴王謀我矣不然何使者之如是也乃殺其主將連誅數十人而以狀白其事既而又疑懼曰汴其腹心亡我族矣自縊而死梁祖大怒按其事腰斬從晦留何藏燿裂其禁械斬於壽春

市

出北夢
瑣言

李仁矩

後唐明宗皇帝時董璋授東川將有跋扈之心於時遣
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梓潼仁矩比節使下小技驟居內
職性好狎邪元戎張筵以疾辭不至乃與營妓曲宴璋
聞甚怒索馬詣館遽欲害之仁矩斂足端簡迎門璋怒
稍解他日作叛兩川舉兵並由仁矩獻謀於安重誨之
所致也

出北夢
瑣言

李罕之

李罕之河陽人也少為桑門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於

滑州酸棗縣自旦及晡無與之者擲鉢於地毀僧衣投
河陽諸葛爽為卒罕之即僧號便以為名素多力或與
人相毆毆其左頰右頰血流爽尋署為小校每遣討賊
無不擒之蒲絳之北有摩雲山設堡於上號摩雲寨前
後不能攻取時罕之下焉由此號李摩雲累歷郡侯河
南尹節將官至待中卒於汴州亦荆南成汭之流也自唐

仕梁

出北夢
瑣言

韓仲

有韓伸者渠州人也善飲博長於灼龜遊謁王侯之門常懷一龜殼隔宿先灼一龜來日之兆吉即博不吉即已又或云某方位去吉即往之諸方縱人牽之不去即取人錢貨如徵赤債或經年忘其家而不歸多於花柳之間落魄其妻怒甚時復自來耻頓驅起而同歸如是往往有之又嘗遊謁於東川經年不歸忽一日聚其博徒挈飲妓而致幽會夜坐洽樂之際其妻又自家領女僕一兩人潛至匿鄰舍家俟其夜會筵合遂持棒伺於

暗處伸不知遂塌聲唱池水清聲不絕腦後一棒打落
幞頭撲滅燈燭伸即竄於飯床之下有同坐客暗中遭
鞭撻一頓不勝其苦最後遣二青衣把髻子牽行一步
一棒決之罵曰這老漢何落魄不歸也無何牽至燭下
照之乃是同坐客其良人尚蓬頭潛於飯床之下蜀人
大以為歡笑時輩呼韓為池水清

出王氏
見聞

李令

渚宮有李令者自宰延安本狡猾之徒也強為篇章而

干謁時有歸評事任江陵齷院常懷卹士之心李令既
識歸君累求救貸而悉皆允諾又曰某尋親湖外輒假
舍而安家族歸君亦慇諾之李且乘舟而去不二旬其
妻遣僕使告丐糶糧歸亦拯其乏絕李忽寄書於齷院
情況疑密是異尋常書中有贈家室等詩一首意欲組
織歸君歸君悔恨而不能自明與武陵渠江之務以糊
其口焉舉士沈擢每述於同院衆賓用茲戒慎也李令
寄其妻詩曰有人教我向衡陽一度思歸一斷腸為報

艷妻兼少女與吾覓取朗州場

出雲路
友議

孟弘微

唐孟弘微郎中誕妾不拘宣宗朝因次對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名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耳冷不知有卿翌日上謂宰臣曰此人躁妄欲求翰林學士大容易哉於是宰臣歸中書貶其官示小懲也又嘗忿恚擠其弟落井外議喧然乃致書告親友曰懸身井半風言沸騰尺水文波古今常事與鄭諷鄰居諷為南海從

事因牆頽侵入牆界五六丈知宅者有狀請退其所侵判其狀曰海隅從事少有生還地勢尖斜打牆夾入平生操履率皆如此不遭擯棄幸矣哉

出北夢瑣言

僧鸞

僧鸞有逸才而無拘檢早歲稱鄉銜謁薛能於嘉州能以其顛率難為舉子乃佯出家自於百尺六像前披剃不肯師於常僧也後入京為文章供奉賜紫柳玘甚愛其才租庸張濬亦曾加敬盛言其可大用由是反初號

鮮于鳳修刺謁柳柳鄙之不接又謁張張亦拒之於是
失望而為李鋌江西判官後為西班牙小將軍竟於黃州

遇害

出北夢
瑣言

路德延

河中判官路德延相國巖之姪嶽之子時謂才俊擢進
士第西平王朱友謙幕寮放恣凌傲王公容之友謙背
梁乞於晉陽并使初至禮遇方謹路公筵上言語及之
友謙憂憤因投德延於黃河以紓禍也先是紀綱之僕

近判官入謁幕次遂有請易舍之說蓋義兄弟同處不欲聞郎君穢談也路子得非其人耶

出北夢瑣言

蕭希甫

蕭希甫進士及第有文才口辨多機數梁時不得意棄母妻渡河易姓名為皇甫校書莊宗即位於魏州徵希甫知制誥莊宗平汴洛希甫奉詔宣慰青齊方知其母死妻嫁乃持服於魏州時議者戲引李陵書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後為諫議大夫性褊忿躁於進取疏宰相

豆盧革韋說至於貶斥又以毀訾宰相責授嵐州司馬

焉

出北夢
瑣言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五

輕薄一

劉祥

劉孝綽

汲師

許敬宗

盈川令

崔湜

杜審言

杜甫

陳通方

李賀

崔駢

李羣玉

馮涓

溫庭筠

西川人

河中幕客

陳礪叟

崔照符

溫定

薛能

高逢休

劉祥

東莞劉祥恃才傲物常謂一驢曰汝努力如汝輩已為
令僕矣復作連珠譏諷朝廷尋被誅

出談
藪

劉孝綽

梁劉孝綽輕薄到洽洽本灌園者洽謂孝綽曰某宅東
家有好地擬買被本主不肯何計得之孝綽曰卿何不

多輦其糞置其墉下以苦之治死恨孝綽竟被傷害

出家

話錄

汲師

汲師滑州人也自溧水尉拜監察御史時大夫李乾祐為萬年令師按縣獄乾祐差池而出晚師怒不顧而出銜之乾祐尋巡察韋務靜與師鄉里充乾祐判官會制書拜乾祐中丞乾祐顧謂務靜曰邑子可出矣足下可入矣遂左授新樂令性躁率時直長李冲寂即高宗從

弟也微有犯師將彈而謂之呼冲寂為弟冲寂謂之曰
冲寂主上從弟公姓汲於皇家何親而見呼為弟師慙
而止嘗監享太廟責署官將彈之署官徹曉伺其失汲
履赤舄如廁共許之乃止

出御史
臺記

許敬宗

已見二百四
十九卷本傳

唐許敬宗性輕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聽曰鄉自難識
若是曹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

出國史
纂異

盈川令

唐衢州盈川縣令楊炯詞學優長恃才簡倨不容於時

每見朝官目為麒麟植

許怨反

人問其故楊曰今舖樂假

弄麒麟者刻畫頭角修飭皮毛覆之驢上巡塲而走及脫皮褶還是驢馬無德而衣朱紫者與驢覆麟皮何別

矣

出朝野僉載

崔湜

崔湜之為中書令張嘉貞為舍人湜輕之常呼為張底後曾量數事意皆出人右湜驚美久之謂同列曰知否

張底乃我輩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湜死後十餘年河

東竟為中書令

出國史
纂異

杜審言

杜審言初舉進士恃才褻傲甚為時輩所妬蘇味道為
天官侍郎審言參選試判後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
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當羞死矣又問人曰吾之文章
合得屈宋作衙官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貶吉州司戶司馬周季重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構審言

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酣宴審言子并年
十三懷刀以擊季重重中創而死并亦為左右所殺

出譚

賓錄

杜甫

杜工部甫在蜀醉後登嚴武之牀厲聲問武曰公是嚴
挺之兒否武色變甫復曰僕乃杜審言孫子武少解矣

出摭

言

陳通方

陳通方閩縣人真元十年顧少連下進士及第時屬公道大開採掇孤俊通方年二十五第四人及第以其年少名高輕薄自負與王播同年王時年五十六通方薄其成事後時因期集戲拊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其日暮途遠及第同贈官也王曰擬應三篇通方又曰王老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王心每貯之通方尋值家艱還歸王果累捷高科官漸達矣通方後履人事入闕王已丞郎判鹽鐵通方窮悴寡坐不知王素銜其言投

之求救同年李虛中時為副使通方亦有詩扣之求為
汲引云應念路傍憔悴翼昔年喬木幸同遷王不得已
署之江西院官赴職未及其所又改為浙東院僅至半
程又改與南陵院如是往復數四困躓日甚退省其咎
謂甥姪曰吾偶戲謔不知王生遽為深憾人之於言豈
合容易哉尋值王真拜禮分懸絕追謝無地悵望病終

出閩川
多士傳

李賀

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為歌篇韓愈深所知重於縉紳間每為延譽由此聲華藉甚時元稹年少以明經擢第一攻篇什常交結於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不容遽入僕者謂曰明經及第何事來看李賀稹無復致情慙憤而退其後自左拾遺制策登科日當要路及為禮部郎中因議賀祖諱晉不合應舉賀亦以輕薄為時輩所排遂致憾軻韓愈惜其才為著諱辯錄明之然竟不成名

出劇
缺錄

崔駢

李德裕退朝歸第多與親表裴璟無間破體笑語李多
詢以內外新事李問更有何說裴曰別無新事但昨日
坡下郎官集送某郎官出牧江湖飲餞郵亭人客甚衆
有倉部白員外末至崔駢郎中作錄事下四籌白自以
卑秩人乘凌兢更不敢固辭上次酌四大器白連引三
器訖餘一持之而請第四器名崔郎中云亦別無事但
何必要到處出脫時白踉蹌仆於下座竟不飲而去坐

上有笑者有縮頸者但不知此官人今日起得否李聞之大怒曰何由可耐不斯言必有之乎曰固然又問弟知白員外所止否璟曰是人在某坊某曲李曰為某傳語白員外請至宅白捧命又憂恐比至李曰久欲從容中外事併然旬朔不要出人事既而白授翰林學士崔駢汾州刺史續改洺州刺史流落外任不復更遊郎署

終鴻臚卿

出芝田錄

李羣玉

李羣玉字文山性輕率多侮戲人常假江陵幕容書求
丐於澧州刺史艾乙李謂艾曰小生病且甚矣幸使君
痛救之李以戲其姓之僻也羣玉以其輕脫而濟之不

厚矣

出北夢
瑣言

馮涓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譽最高是歲新羅國
起高樓厚齋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除京兆府參
軍恩地即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名

涓密語延辟之命欲以賤奏任之戒令勿泄涓拜謝辭
出速鞭而歸遇友人鄭賓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謁涓
遽以恩地之辟告之賓尋捧刺詣京兆門謁賀具言得
於馮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淺薄洎制下開幕馮不
預焉心緒憂疑莫知所以連車發日自灞橋乘肩輿門
生咸在長樂候別京兆長揖馮曰勉旃由是囂浮之譽
徧於縉紳竟不通顯問又涉交通中貴愈招清議官至
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任蜀至御史大夫

出北夢
瑣言

温庭筠

開明中温庭筠才名藉甚然而罕拘細行以文為貨識者鄙之無何執政間復有誣奏庭筠攪擾場屋出隨州方城縣尉時中書舍人裴坦當制忸怩含毫久之時有老吏在側因訊之升黜對曰舍人合為責詞何者入策進士與望州長馬齊資坦釋然故有澤畔長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爭為詞送唯計唐夫得其尤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凰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

却累身且飲醪醑消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

長沙遠遊隔千山與萬津

出樵言

西川人

蜀東西川之人常互相輕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東門之草市也豈得與我為耦哉節度柳仲郢聞之謂幕客曰吾立朝三十年清華備歷今日始得與西川作市令聞者皆笑之故世言東西兩川人多輕簿

出北夢瑣言

河中幕客

相國劉瞻父景連州人少為漢南鄭司徒掌牋奏因題
商山驛側泉石鄭大奇之勉以進修俾前驛換麻衣執
贄見之後致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瞻相孤貧有藝雖登
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饘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
識僧處求餐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几致仕軍容劉玄
翼遊寺見瞻文卷甚奇之憐其貧宴厚有濟卹又知其
連州人朝無彊援謂僧曰某雖閒棄必能為此致宰
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

有命徵入府尹祖之前之輕薄幕客呼瞻為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瞻對曰得路即作宰相同舍郎大笑之在席亦有異其言者瞻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旋入翰林以至大拜也

出北夢瑣言

陳磻叟

陳磻叟父岵富有詞學尤溺於內典長慶中常注維摩經進上有中旨令與好官執政謂岵因內道場僧進京頗抑挫之止授少列而已磻叟形質短小長喙踈齒尤

富文學自負王佐之才大言騁辯雖接對公相旁若無人復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度為道士隸名於昊天觀咸通初降聖之辰三教論議黃衣屢北帝小不懌宣下令後輩新入內道場有能折衝浮圖者許以自薦礪叟攝衣奉詔時釋門為主論目誤引涅槃經疏義礪叟應聲叱之曰皇帝山呼大慶阿師口稱獻壽而經引涅槃犯大不敬始其僧謂礪叟不通佛書既而錯愕殆至顛墮自是連挫數輩聖顏大悅左右呼萬歲其日簾前賜

紫衣一襲礮叟繇是恣其輕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潛聞
帝聽云礮叟衣冠子弟不願在冠帔思理一邑以自効
耳於是中旨授池州至德縣令礮叟莅事未終考秩拋
官詣闕上事通義劉瞻引為羽翼非時詔對數刻礮叟
所陳凡數十節備究時病復曰臣請破邊城一家可以
贍軍一二年上問邊城何人對曰宰相路巖親吏既而
大為巖恚怒翌日敕以礮叟誣罔上聽詆訐大臣除名
為民流愛州礮叟雖至顛蹶輒不以其道自屈素有重

臆之疾歷聘藩后率以肩輿造墀廡所至無不仰止及
巖貶磻叟得量移為鄧州司馬時屬廣明庚子之後劉
巨容起徐將得襄陽不能知磻叟待以巡屬一州佐耳
磻叟公漢南下中途與巨容幕吏書云已出無禮之鄉
漸入逍遙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健步十餘輩移牒潭
鄂追捕磻叟時天下喪亂無人為之隄防既而為卒伍
所凌全家沂漢至賈壘後門殺之三十餘口無遺類矣

出撫

言

崔昭符

皮日休南海鄭愚門生春闈內嘗宴於曲江醉寢於別榻衣囊書笥羅列傍側率皆新飾同年崔昭符錄之子固蔑視之矣亦醉更衣見日休謂其素所熟狎者即伺問且欲戲之日休僮僕遽前欲呼之昭符知其日休也曰勿呼之渠方宗會矣以其囊笥皆皮也時人傳之以為口實日休嘗遊江漢間時劉允章鎮江夏幕中有穆判官者允章親也或譖日休薄焉允章素使酒一日方

宴忽怒曰君何以薄穆判官乎君知身之所來否鸚鵡洲在此即黃祖沈禰衡之所也一席為之懼日休垂涕

而已

出玉泉子

又

一說東都留守劉允章文學之宗氣頗高介後進循常之士罕有敢及門者咸通中自禮部侍郎授鄂州觀察使明年皮日休登第將歸覲於蘇臺路由江夏因投刺焉劉待之甚厚至於饗餼有加等留連累日仍致宴於

黃鶴樓以命之監軍使與參佐悉集後日休方赴召已
酒酣矣既登樓劉以其末至復乘酒應命心薄之及酒
數行而日休吐論紛擾頓亡禮敬劉作色謂曰吳兒勿
恃蕞爾之才且可主席日休答曰大夫豈南岳諸劉乎
何倨貴如是劉大怒戟手遙指而詬曰皮日休知鸚鵡
洲是禰衡死處無日休不敢答但鬼竅如醉掌客者扶
出翌日微服而遁於浙左

出三水
小牘

温定

乾符四年新進士曲江春讌甲於常年有溫定者久困
場籍坦率自恣尤憤時之浮薄因設竒以侮之至其日
蒙衣肩輿金翠之飾復出於衆侍婢皆稱是徘徊於柳
陰之下俄頃諸公自露棚移樂登鷓首既而謂是豪貴
其中姝麗必矣因遣促舟而進莫不注視於此或肆調
謔不已羣興方酣定乃於簾間垂足定膝脛極偉而長
羸衆忽覩之皆掩袂亟命迴舟避之或曰此必溫定也

出撫

言

薛能

薛能以文章自負而累出戎鎮常鬱鬱歎息因有詩謝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粗官乞與真拋却賴有詩情合得嘗意以節將為粗官也鎮許昌日幕吏咸集因令其子褰鞞參諸幕客幕客驚怪能曰俾渠消災時人以

為輕薄

出北夢瑣言

高逢休

顧雲大順中制同羊昭業等十人修史雲在江淮遇諫

議高逢休時僕射劉崇龜清名雅譽充塞縉紳其弟宗
望復在中書雲以逢休與崇龜舊交將造門希致先容
逢休許之久矣雲臨歧請書逢休授之一函甚草創雲
微有惑因取所授潛閱啓之凡一幅並不言雲但曰羊
昭業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他燒殘龍尾道懿皇帝雖
薄德不任被前件人羅織執大政者亦大悠悠雲吁歎

而已

出撫
言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六

輕薄二

姚岩傑

朝士使朔方

薛保遜

薛昭緯

劇燕

韋薛輕高氏

胡翹

輕薄士流

張翽

盧程

崔祕

王先主遭輕薄

蔣貽恭

姚岩傑

姚岩傑梁公元崇之裔孫也童州聰悟絕倫弱冠博通墳典慕班固司馬遷之為人時稱大儒常以詩酒放游江左尤肆凌忽先達旁若無人唐乾符中顏標典鄱陽郡鞠場公字初構請岩傑紀其事文成粲然千餘言標欲刪去二字岩傑不從標怒時已刊石命碎其碑岩傑以篇紀之曰為報顏公識我麼我心唯祗與天那眼前俗物關情大醉後青山入意多馮子每嫌彈鋏恨甯生

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為蒼生計合有公車到薜蘿盧肇
牧歙州岩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
書褒美贈以布帛辭云兵火之後郡中凋敝無以奉迎
大賢岩傑復以長箋激之肇不得已迓至郡齋禮若公
卿而姚傲睨自如肇以篇詠誇於岩傑曰明月照巴天
岩傑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獨言巴天耶肇慚甚無何
會於江亭時蒯希逸在席盧請目前取事為酒令尾有
樂器之名肇令曰遠望漁舟不濶尺八岩傑遂飲酒一

卷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其
侮慢倨傲如此

出撫
言

朝士使朔方

開

跳索百戲俱呈使臣觀之如不見

開

意其不足

為歡笑

開

別非

開

胡騰使臣仰視拓拔又斜盼胡騰

遂斂衽恭

開

位視有若慙

開

之貌逡巡舞態趨

而前謝曰已蒙相公排置宴筵百戲娛樂更不令煩賢

郎

謝

歌舞頗

謝

再三辭謝蓋見拓拔中有與胡

騰鼻相類乃呼作賢郎以此輕薄之

出玉堂
閑話

薛保遜

薛保遜名家子恃才與地凡所評品士子以之升降時
號為浮薄相國夏侯孜尤惡之其堂弟因名保厚以異
之由是不睦內子盧氏與其良人保遜操尚略同季父
薛監來省盧氏出參俟其去後命水滌門闕薛監知而

甚怒經宰相疏之保遜因謫授澧州司馬凡七年不代
夏侯公出鎮魏謨相登庸方有徵拜而殞於郡愚曾覩
薛文數幅其一云餞交親於灞上止逆旅氏見數物象
人語之口輒動皆云江淮嶺表州縣官也嗚呼天之生
民為此輩管撻又觀優云緋胡推宰莽轉而出衆人皆
笑唯保遜不會其輕物率皆此類也盧虔灌罷夔州以
其近親徑至澧州慰省還至郵亭回望而哭曰豈意薛
保遜一旦接軍事李判官打楊柳枝乎

出北夢
瑣言

薛昭緯

羅九皋附

唐薛昭緯即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有父風每入朝省
美笏而行旁若無人又好唱浣溪紗詞知舉後有一門
生辭歸鄉里臨岐獻規曰侍郎重德某既受恩爾後不
弄笏唱浣溪紗詞即某幸甚時人謂之至言有一吏嘗
學其行步揖遜薛知之乃名謂曰試於庭前學得似即
恕汝罪於是下簾擁姬妾而觀小吏安詳傲然舉動酷
似笑而捨之路侍中在蜀嘗夏日納涼於毬場廳中使

院小吏羅九臯裝巾步履有似裴條侍中遙見促召逼視方知其非因答之

出北夢瑣言

又

薛昭緯使於梁國諭以傳禪梁祖令客將約回乃謂謁者曰大君有命無容却回速轡前邁既至夷門梁祖不獲已而出迎接見其標韻詞辨方始改觀自是宴接莫不款曲一日梁祖話及鷹鷄薛感言鷲鳥之後梁祖欣然謂其亦曾放弄歸館後以鷄子為贈薛致書感謝仍

對來人戒僮僕曰今公所賜直須愛惜可以紙裹安鞵

袋中間者笑之

出北夢
瑣言

劇燕

劇燕蒲坂

闕

時王重榮鎮河中燕投贈王

曰

闕

重榮甚禮重之

多縱

闕

韋薛輕高氏

江陵高季昌唐末為荆南留後時宰相韋說鄭珏舅甥

姻婭也朱梁太祖時皆得制方面高氏以貴公子任行軍司馬常以歌筵酒饌款待數公日常宴聚求取無恒皆優待之後莊宗過河奄有中原天下震懼高王單騎入覲韋鄭二公繼登台席中朝士族子弟多不達時變復存舊態薛澤除補闕韋荆除春秋博士皆賜緋咸有德色匆匆辨裝即俛歸朝視行軍淺如也李載仁韋說之甥除祕書郎劉詵鄭珏之妹夫也除毛詩博士賜緋爾後韋屢督李入京高氏欲津置之載仁遷延自以先

德遺戒不欲依舅氏但不能顯言竟不離高氏門館劉
詵無他才望性嗜酒口受新命殊無行意日於高氏情
敬不衰然則美醞肥豕之所引也無何以疾終高氏贍給
孤遺頗亦周至未間洛下有變明宗入統南方強侯人
要姑息韋鄭二相皆罷去韋薛尚踰荆楚明年保最嗣
襲辟李為掌記他日錄其長息為子壻第三子皆奏官
一門朱紫韡如也劉詵三子迭加任遇三孫女適高氏
子弟向三十年享其祿食亦足稱也韋荊州幕而卒薛

澤攝宰而終豈自擬乎亦命也夫

出北夢
瑣言

胡翹

有胡翹者佐幕大藩有文學稱善草軍書動皆中意時
大駕西幸中原宿兵岐秦二藩最為巨屏其飛書走檄
交聘諸夏莫不伏其筆舌也時大帥年幼生殺之柄斷
在貳車張筠其宣辭假荊州任在張同張同為察巡翹
常少其帥蔑視同輩不為禮帥因藉其才不甚加責但
令論之而已其輕薄自如也常因公宴翹被酒呼張筠

曰張十六張十六者筠第行也數以語言詆筠筠因帥
故但銜之他日往荊州詣張同同僕不識問從者曰胡
大夫翻至廳已脫衫矣同聞翻來欲厚之因命家人精
意具饌同遽出迎見忽報曰大夫已去矣同復步至廳
但見雙椅間遺不潔而去卒不留一辭同亦笑而銜之
張無能加害時帥請翻聘於大梁翻門下客陳評事者
從行筠密賂陳令伺其不法入梁果恣虛誕或以所見
密聞梁王皆為陳疏記之洎歸帥知其狂率亦優容之

陳於是受教搆成其惡具以乖僻草藁袖而白帥帥方
被酒聞之大怒遂盡室擁出坑於平戎谷口更無噍類
帥醒知之大驚痛惜者久之沉思移時曰殺汝者副使
非我為之後草軍書不稱旨則泣而思之此過亦非在
筠蓋翺自掇爾王仁裕嘗過平戎谷有詩弔之曰立馬
荒郊滿目愁伊人何罪死林邱風號古木悲長在雨濕
寒莎淚暗流莫道文章為衆嫉只應輕薄是身讎不緣

魂寄孤山下此地堪名鸚鵡洲

出王氏見聞

輕薄士流

唐朝有輕薄士流出刺一郡郡人集其歌樂百戲以遊之至有吞刀吐火吹竹按絲走圈跳索歌喉舞腰殊似不見州人曰我使君清峻無以悅之相顧憂戚忽一日盛夏登樓遽令命樂郡人喜曰使君非不好樂也及至樓下遂令色色引上其絃匏戛擊之類迭進皆叱去不用有吹笙者末後至喜曰我比只要此一色問此一物何名曰名笙可吹之樂工甚有德色方欲調弄數聲遽

止之曰不要動指一直吹之樂工亦稟之遂令臨檻
長吹自午及申乃呼左右可賜與酒令退曰吾誰要曲
調只藉爾喚風耳復一日入山名樂人比至怒目叱之
曰只要長脚女人樂部忙然退出不知其所以遂遣六
七婦人約束長脚鼓笛而入乃顧諸婦升大樹各持籠
子令摘樹果其輕薄從事如此者甚多

關

張翔

唐乾寧中宿州刺史陳璠以軍旅出身擅行威斷進士

張翺恃才傲物席上調璠寵妓張小泰怒揖起付吏責
其無禮狀云有張翺兮寓止淮陰來綺席兮放恣胸襟
璠益怒云據此分析合吃幾下又云只此兩句合吃三
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費乎千金萬金竟鞭背而卒出劉

山甫閒談詞多不載

出北夢
瑣言

盧程

盧程擢進士第為莊皇帝河東判官建國後命相無他
才業唯以氏族傲物任圜常以公事入謁程烏紗隱几

謂園曰公是蟲豸輒來唐突園慚愕驟告莊宗大怒俾
殺之為盧質救解獲免自是出中書時人切齒焉江陵
在唐世號衣冠薮澤人言琵琶多於飯甌措大多於鯽
魚有邑宰盧生每於枝江縣差船入府舟子常苦之一
旦王仙芝兵火盧生為船人挑其筋繫於船舷放流而
死大凡無藝子弟率以門閥輕薄廣明之亂遭罹甚多

咸自致也

出北夢
瑣言

崔祕

天成二年潘環以軍功授棣牧素無賓客或有人薦崔
祕者博陵之士子也舉止閒雅詞翰亦工潘一見甚喜
上館以待之經宿不復往潘訪之不獲既而辟一書生
乃往後薦主見而詰之崔曰潘公雖勤厚鼻柱之左有
瘡膿血常流每被薰灼腥穢難堪可目之為自死漢也
薦主大咤崔之不顧名實而為輕薄也蓋潘常中流矢
於面骨銜其鏃故負重傷醫療至經年其鏃自出其瘡
成漏終身不痊

出玉堂
閤話

王先主遭輕薄

韋昭度招討陳敬瑄時蜀帥顧彥暉為副王先主為都
指揮使三府各署幕寮皆是朝達子弟視王先主蔑如
也先主侍從髡髮行眇鯨面札脫如一部鬼神其輩以
先主兢肅顧公詳緩一時失笑而散先主歸營左右以
此為言亦自大笑他日克鄴城輕薄幕寮皆害之

出北
夢瑣

言

將貽恭

蔣貽恭者好嘲詠頻以此痛遭檟楚竟不能改蜀中士
子好着襪頭袴蔣謂之曰仁賢既裏將仕郎頭何為作
散子將脚也皆類此蔣生雖嗜嘲詠然談笑儒雅凡被
譏刺皆輕薄之徒以此縉紳中惡之官至令佐而卒

夢瑣
言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七

酷暴一

麻秋

宋幼帝

高洋

南陽王

朱粲

陳承親

薛震

陳元光

獨孤莊

索元禮

羅織人

元楷

武承嗣

張易之兄弟

郝象賢

周興

侯思止

來俊臣

麻秋

後趙石勒將麻秋者太原胡人也植性虓險鴆毒有兒

啼母輒恐之麻胡來啼聲絕至今以為故事

出朝野僉載

宋幼帝

明帝崩昱嗣位是為幼帝幼帝狂暴恣行誅戮出入無度從者並執鋌矛錐鋸自隨有忤意擊腦椎陰刺心剖腹之誅日有數十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

皆帝殺之子孫無在朝者

出談數

高洋

北齊高洋以光武中興為誅劉氏不盡於是大誅諸元死者千餘棄之漳水有捕魚者得爪甲謂之元郎漁人不忍食之唯元巒元長春元景安三家免誅巒以其女為常山王妃春安等以其多力善射故也景安兄景皓曰寧為玉碎不作瓦全景安奏其言帝復殺之自是元

氏子孫老幼貴賤無遺矣

出談數

南陽王

北齊南陽王入朝上問何以為樂王曰致蠹最樂遂收
蠹一宿得五斗置大浴斛中令一人脫衣而入被蠹所
螫宛轉號叫苦痛不可言食頃而死帝與王看之極喜

出朝野

僉載

朱粲

隋末荒亂狂賊朱粲起於襄鄧間歲飢米斛萬錢亦無
得處人民相食粲乃驅男女小大仰一大銅鐘可三百

石煮人肉以饒賊生靈殲於此矣

闕

陳承親

周思州刺史陳承親嶺南大首領也專使子弟兵劫江
有一縣令從安南來承親馮買二婢令有難色承親每
日重設邀屈甚殷勤送別江亭即遣子弟兵從後劫殺
盡取財物將其妻及女至州妻叩頭求作婢不許亦縊
殺之取其女前後官人家過承親禮過厚者必隨後劫

殺無有免者

出朝野
僉載

薛震

周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於
客舍遂飲之醉殺而齶之以水銀和煎并骨消盡後又
欲食其婦婦覺而遁縣令詰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敕

杖殺之

出朝野
僉載

陳元光

周嶺南首領陳元光設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曳出遂
殺之須臾爛煮以食諸客後呈其二手客懼攫喉而吐

出樵
言

獨孤莊

周瀛州刺史獨孤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曰若健
兒一一具吐汝遂還巾帶賊並吐之諸官以為必放
頃莊曰將我作具來乃以鐵鈎長尺餘甚銛利以繩掛
於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鈎下死今以骸鈎之遣壯
士掣其繩則鈎出於腦矣謂司法曰此法何如答曰吊
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後莊左降施州刺史染病唯

憶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歲餘卒

出朝野
僉載

索元禮

周推事使索元禮時人號為索使訊囚作鐵籠頭齧

呼角

反

其頭仍加楔焉多至腦裂髓出又為鳳凰翅獼猴鑽

火等以椽關手足而轉之並砍骨至碎又懸囚於梁下

以石繩頭其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諱師之假父後坐

贓賄流死嶺南

出朝野
僉載

羅織人

周來俊臣羅織人罪皆先進狀敕依奏即籍沒徐有功
出死囚亦先進狀某人罪合免敕依然後斷雪有功好
出罪皆先奉進止非是自專張湯探人主之情蓋為此

也

出談
數

元楷

唐羽林將軍元楷三代告密得官男彥璋告劉誠之破
家彥璋處侍御麟德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誅家口

配嶺南所謂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也

出朝野僉載

武承嗣

周補闕喬知之有婢窈娘妹艷能歌舞有文章知之特幸為之不婚偽魏王武承嗣暫借教姬人粧梳納之更不放還知之乃作綠珠怨以寄之焉其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偏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觀好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

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顏為君盡窈娘得詩
飲泣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出其尸於裙帶上得詩
大怒乃諷羅織人告之遂斬知之於南市破家籍沒

出朝

野僉
載

張易之兄弟

周張易之為控鶴監弟昌宗為秘書監昌儀為洛陽令
競為豪侈易之為大鐵籠置鵝鴨於其內當中熱炭火
銅盆貯五味汁鵝鴨遠火走渴即飲汁火炙痛旋轉表

裏皆熟毛落盡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繫驢於小室內
焚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儀取鐵板釘入地縛狗四
足於板上放鷹鷄活按其肉食肉盡而狗未死號叫酸
楚不復忍聽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儀取從騎破肋取
腸良久方死後誅易之昌宗等百姓臠割其肉肥白如
猪肪煎炙而食昌儀打雙脚折扶取心肝而後死斬其
首送都時云狗馬報

出朝野
僉載

郝象賢

郝象賢處俊孫也武后宿怒其祖戮及其孫象賢臨刑極罵而死自此法司恐是將殺人必先以木丸塞口然

後加刑

出談
賓錄

周興

周秋官侍郎周興推劾殘忍法外苦楚無所不為時人號牛頭阿婆百姓怨謗興乃榜門判曰被告之人問皆

稱枉斬決之後咸悉無言

出朝野
僉載

侯思止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食人也羅告准例酬五品
於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為
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衆更無餘語唯
謂囚徒曰不用你書言筆語止還我白司馬若不肯來
俊即與你益青橫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白司馬者
北邙山白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益青者將

軍益青捧也後坐私畜錦朝堂決殺之

出朝野
僉載

來俊臣

來俊臣雍人也父操松州長史俊臣少詭譎無賴反覆
險詖殘忍荒僣舉世無比則天朝羅告諸王貴臣授朝
散大夫拜侍御史按制獄少不會意者必牽引之前後
坐夷滅千餘家朝廷累息無敢言者道路以目與侍御
史王弘義侯思止腹心羅告衣冠無間春夏誅斬人不
絕時於麗景門內置制獄亦號為新開門但入新開門
百不全一弘義戲謂麗景門為例竟門言入此門例竟
也俊臣與其黨朱南山等十餘輩造告密羅織經數千

言皆有條貫支節張本布置事狀由緒令其黨告之或
投匭以聞則天多委俊臣按問俊臣別造枷號為突地
吼遭其枷者輪轉於地斯須悶絕矣又作枷有十號棒
名見即承復有鐵圈籠頭當訊囚圈中下楔其餘名號
數十大略如此也囚人無貴賤必先列枷棒於地召囚
前曰此是作具見之魂膽飛越無不自誣者則天重其
爵賞以酬之故更競勸為酷矣由是告密之徒紛然道
路名流僂俛閱日而已朝士因朝默遣掩襲至於族滅

與其家訣曰不知重相見否天授中春官尚書狄仁傑
天官侍郎任令暉文昌右丞盧獻等五人並為其羅告
俊臣既以族人家為功欲引人承反乃奏請降敕一問
即承同首例得減死以脇仁傑等令承反傑款曰大周
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
寬之其判官王德壽謂傑曰尚書事已爾且得減死壽
今業已受驅策意欲求少階級馮尚書牽楊執柔可乎
傑曰若之何壽曰尚書昔在春官執柔任某司員外引

之可也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行此事耶以頭觸柱
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焉仁傑既承反所司待日行刑
不復嚴防得馮首者求筆硯折被頭帛書之叙寃苦置
於綿衣中遣謂德壽曰時方熱請赴家人去其繇德壽
不復疑也家人得衣中書傑字光遠持之稱變得名見
則天覽之惘然召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承反今其子
弟訟寃何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寢處之甚
安亦不去其中帶則天令通事舍人周絀往視之俊臣

遂命獄人令假傑等巾帶行立於西命絀視之懼俊臣
莫敢西顧但視東唯諾而已俊臣令絀少留附進狀乃
令判官妄為傑等作謝死表代署而進之鳳閣侍郎樂
思誨男年八九歲其家已族且隸於司農上變得名見
言俊臣等刻毒願陛下假條反狀以付之無大小皆如
狀矣則天意少解乃召見傑等曰卿承反何也傑等曰
向不承已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為作謝死表傑等曰
無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因釋此五家俊臣復奏大

將軍張乾最大將軍給使范雲仙於洛陽牧院勅按問
不堪苦自訟於國有功言辭頗厲俊臣命衛士亂刀斫
殺之雲仙亦歷事先朝稱使司寃苦俊臣言命截去其
舌士庶破膽無敢言者俊臣累坐贓出同州參軍逼奪
同列參軍妻仍辱其母莫敢言者尋授河南尉累遷太
僕卿則天賜其奴婢十人當受於司農時西番酋長大
將軍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俊臣且止司農賜令其
黨羅告斛瑟羅反將圖其婢諸酋長詣闕割耳務面訟

寃者數十人乃得不族時暴連耀與劉思禮等有議長
安尉吉頊知之以語俊臣俊臣發之連坐族者數十俊
臣恃擅其功復羅邁頊頊得召見庭訴僅而免俊臣先
逼娶太原王慶說女俊臣素與河東衛遂忠有舊忠名
行雖不著然好學有詞辨酒酣詣俊臣俊臣方與妻族
宴集應門者妄云已出矣遂忠知妄入其家慢罵辱之
俊臣耻其親族命毆擊反接既而免之自此構隙俊臣
將羅告武氏諸偽王及太平公主張易之等遂忠發之

則天屢保持而諸武及公主皆懼共毀之乃棄市國人
無少長皆怨恨競剮其肉斯須而盡則天覺悟降敕曰
來俊臣閭巷小人輕險有素以其頗申紕謫當謂微効
款誠諸王等磐石宗枝必期毀敗南北衙文武將相咸
擬傾危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既族之無問士
庶男女相慶於道路咸曰自此後卧乃背得著牀不爾

朝不謀夕矣

出御史
臺記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八

酷暴二

吉頊

成王千里

張亶

王旭

京師三豹

張孝嵩

王宏義

謝祐

河內王懿宗

酷吏

楊務廉

李全交

吉頊

周明堂尉吉頊夜與監察御史王助同宿王助以親故爲說綦連耀男大覺小覺云應兩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頊明日錄狀付來俊臣敕差河內王懿宗推誅王助等四十一人皆破家後俊臣犯事司刑斷死進狀三日不出朝野怪之上入苑吉頊攏馬上問在外有何異事項奏曰臣幸預控鶴爲陛下耳目在外唯怪來俊臣狀不出上曰俊臣于國有功朕思之耳頊奏曰于安遠告虺貞反其事並驗今貞爲成州司馬俊臣

聚結不逞誣構賢良贓賄如山寃魂滿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上令狀出誅俊臣于西市敕追于安遠還除尚食奉御項有力焉除項中丞賜緋項理棊連耀事以爲已功授天官侍郎平章事與河內王競出爲溫州司馬

卒

出朝野
僉載

成王千里

唐成王千里使嶺南取大蛇長八九尺以繩縛口橫于門限之下州縣參謁者呼令入門但知直視無復瞻仰

踏蛇而驚惶懼僵仆被蛇繞數匝良久解之以爲戲笑
又取龜及鼈令人脫衣縱龜等啣其體終不肯放死而
後已其人酸痛號呼不可復言王與姬妾共看以爲玩
樂然後以竹刺龜鼈口遂嚙竹而放人艾灸鼈背灸痛
乃放口人被驚者皆失魂至死不平復矣

闕

張亶

唐朝方總管張亶好殺時有突厥投化亶乃作檄文罵
默啜言詞甚不遜書其腹背鑿其肌膚涅之以墨灸之

以火不勝楚痛日夜作蟲鳥鳴然後送與默啜字者宜
訖鬻而殺之匈奴怨望不敢降

出朝野
僉載

王旭

唐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及別宅女婦風聲目色有
不承者以繩勒其陰令壯士彈竹擊之酸痛不可忍倒
懸一女婦以石縋其髮遣證與長安尉房恒奸經三日
不承女婦曰侍御如此苦毒兒死必訴于冥司若配入
官必申于主上終不相放旭慙懼乃捨之

出朝野
僉載

京師三豹

唐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師號爲三豹嵩
爲赤鬣豹交爲白額豹旭爲黑豹皆狠虐不軌鳩毒無
儀體性狂踈精神慘刻每訊囚必鋪棘臥削竹籤指方
梁壓髀碎瓦搯膝遣作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犢子懸車
驢兒拔橛鳳皇晒翅獼猴鑽火上麥索下關單人不聊
生囚皆乞死肆情鍛鍊證是爲非任意指麾傳空爲實
周公孔子請伏殺人伯夷叔齊求其劫罪訊劾乾塹水

必有期推鞠濕泥塵非不久來俊臣乞爲弟子索元禮
求作門生被追者皆相謂曰牽羊付虎未有出期縛鼠
與猫終無脫日妻子永別朋友長辭京人相要作呪曰
若違心負教橫遭三豹其毒害也如此

出朝野
僉載

張孝嵩

京兆人高麗家貧于御史臺替勛官遞送文牒其時令
史作偽帖付高麗追人擬嚇錢事敗令史逃亡追討不
獲御史張孝嵩捉高麗拷膝骨落地兩脚俱攣抑遣代

令史承僞准法斷死訖大理卿狀上故事准名例律篤疾不合加刑孝嵩勃然作色曰脚攣何廢造僞命乃昇

上市斬之

出朝野僉載

王宏義

王宏義衡水人也告變授游擊將軍天授中拜御史與俊臣羅告衣冠俊臣敗義亦流於嶺南妄稱敕追時胡元禮以御史使嶺南次于襄鄧會而按之宏義詞窮乃謂曰與公氣類元禮曰足下昔任御史禮任洛陽尉禮

今任御史公乃流囚復何氣類乃榜殺之宏義每暑月
繫囚必于小房中積蒿而施氈褥遭之者斯須氣將絕
矣苟自誣或他引則易于別房俊臣常行移牒州縣懼
懼自矜曰我之文牒有如狼毒治葛也宏義嘗于鄉里
求旁舍瓜瓜主吝之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兔縣吏會
人捕逐斯須苗盡矣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

見白兔御史

出御史
臺記

謝祐

周黔府都督謝祐兇險忍毒則天朝徙曹王于黔中祐
嚇云則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止更無別救王怖而縊死
後祐于平閣上臥婢妾十餘人同宿夜不覺刺客截祐
首去後曹王破家簿錄事得祐首漆之題謝祐字以爲
穢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

出朝野
僉載

河內王懿宗

周默啜賊之陷恒定州和親使楊齊莊教授三品入匈
奴遂沒賊將至趙州襄公段瓊同沒喚莊共出走莊懼

不敢發瓚遂先歸則天賞之復舊任齊莊尋至敕付河
內王懿宗鞠問莊曰昔有人相莊位至三品有刀箭厄
莊走出被趕斫射不死走得脫來願王哀之懿宗性酷
毒奏莊初懷猶豫請殺之敕依引至天津橋南于衛士
鋪鼓格上縛磔手足令段瓚先射三發皆中又段瑾射
之中又令諸司百官射箭如蝟毛仍氣磔磔然微動即
以刀當心直下破至陰剖取心擲地仍赳赳跳數十回

懿宗之忍毒也如此

出朝野
僉載

酷吏

來俊臣侯思止王宏義郭霸等數十人爲推官俊臣父操與鄉人蔡本善本與操擣蒲羸本錢數十萬本無以酌遂將其妻馮折及至操家已有娠而產俊臣于禾州犯盜遂因密告則天以爲忠累拜侍御史按制獄無不會意拜左臺中丞道路以目與侯思止等以告事爲羅織則天子麗景門側別置推院令俊臣等按之但入新開門百不全一宏義戲爲例竟門俊臣與其黨朱南山

等造羅織經一卷每鞠囚無輕重先以醋灌鼻禁地牢

中以火圍繞絕其糧多抽衣絮以啗之將有赦必先盡

殺其囚又作大枷凡十

一曰定百脈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

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得死十曰求破家遭其枷者悶轉於地

莫不自誣則天尤賞之朝士每入朝多與妻子訣別及

禁狄仁傑仁傑置書于綿衣中請獄吏付家人家人得

之訟于則天則天令驗之果寃問仁傑何以自誣對曰

若不承反即已死于枷棒矣俊臣後坐贓御史劾之除

殿中丞又拜中丞復坐贓出爲同州參軍奪同列參軍
妻旋爲合宮尉又拜洛陽令復圖西番酋長阿史那斛
瑟羅婢稱其謀反其黨髡面詣闕訟之得免將告諸武
太平公主乃反爲其所發棄市人競鬻其肉中宗詔酷
吏並配流遠惡處子孫不得仕進周興累爲司刑少卿
上疏請除李家屬籍後徙嶺表爲仇人所殺傳遊藝除
左補闕上書言武氏合革命拜給事中又爲鸞臺平章
事天授元年改姓武氏夢登湛露殿陳于所親及事發

伏誅遊藝一年內青綠緋紫皆遍轉號爲四時仕宦請
則天置六道使死後竟從其言於是萬國俊丘神勣皆
酷虐思止告舒王元名反授遊擊將軍初元禮教思止
上必問侯大不識字但云獬豸豈識字只能觸邪果問
而對則天大悅授左臺侍御史又教上若問要宅得賜
沒官者但云臣惡其名不願居止上又悅嘗按魏元忠
曰急承白司馬不然吃孟青孟青者姓孟名青即殺卿
瑯王冲者也白司馬坂名思止庸奴常以此語嚇元忠

元忠不撓思止以其拒制命倒曳之元忠曰我如乘惡
驢而墜爲鎗所掛思止又怒欲奏斬之元忠曰汝爲御
史須識禮數若要元忠頭便將去何必以鋸截將思止
驚悚與之坐思止言音不正霍獻可笑之思止怒奏之
則天知亦大笑時俊臣逼娶太原王慶說女思止亦奏
娶趙郡李自挹女昭德撫掌謂諸宰相曰往年來俊臣
賊劫王慶說女已大辱國今此奴又謂索李自挹女無
乃又辱乎竟爲昭德榜殺萬國俊按嶺南流人三百餘

人擁于水次一時殺之來子珣除右臺監察時朝士有
不著靴帶而朝者必彈之曰臣聞束帶立于朝舉朝大
噓後賜武氏家臣多按制獄常衣錦半臂郭霸應革命
舉爲監察又爲侍御史見則天曰往年征徐敬業臣願
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上大悅人呼爲郭四其
御史大夫魏元忠患病霸請嘗其糞元忠不許竟嘗之
曰其味苦病即愈元忠以其佞大惡之嘗推芳州刺史
索思微微不勝其捶拷而死後屢見思微遂設齋轉經

俄見思微止于庭曰汝陷我今來取汝霸恐懼遂自刎
腹而卒時洛橋初成人便之則天問人曰外有何好事
舍人張元一素滑稽曰喜洛橋成幸郭霸死

出神異經

楊務廉

唐楊務廉孝和時造長寧安樂宅倉庫成特授將作大
匠坐贓數千萬免官又上章奏開陝州三門鑿山燒石
巖側施棧道牽船河流湍急所顧夫並未與價直苟牽
繩一斷棧梁一絕則撲殺數十人取顧夫錢糴米充數

即註夫逃走下本貫禁父母妻子其牽船夫皆令繫二
釗于胷皆落棧著石百無一存道路悲號聲動山谷皆
稱楊務廉爲人妖天生此妖以破殘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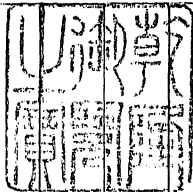
出朝野
僉載

李全交

唐監察御史李全交等以羅織酷虐爲業臺中號爲人
頭羅剎殿中王旭號爲鬼面夜叉訊囚引枷柄向前名
爲驢駒拔枷縛枷頭著樹名曰犢子懸車兩手捧枷累
磚于上號爲仙人獻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後拘之名

玉女登梯拷郴州典廖福司門令史張性並求神狐魅
皆遣喚鶴作鳳證蛇成龍也

出朝野
僉載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八